

A close-up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with short, white hair, wearing black-rimmed glasses and a brown turtleneck sweater. He is smiling, showing his teeth. The background is dark.

生命泉

胡清和 著

生命泉

胡清和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泉/胡清和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10

(枫叶文丛)

ISBN 7-5059-4720-6

I. 生…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26535 号

书 名	生命泉
作 者	胡清和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向 群
印 刷	北京通州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25 印张
印 数	0001 - 3000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720-6/I·2416
定 价	32.50 元

我的文学观

一

作家是时代的产儿。文学创作既不可父业子继，又不能师传生受，它只能是作家自己对人生的感受和理解的精神劳动，想别人之未想，言他人之未言。文贵有真知灼见。

二

作家是靠自己的作品立足于社会，由作品标志自己的存在、让作品展现自己的才华。艺术是作家的生命，读者是作家的上帝。

三

文学的生命是真实，文学的旗帜是创造，而文学的奥秘即是作家最深沉痛切的感受。作家坚定地描绘生活真实的心愿，以及现实在作家心中镌刻的印记，是不为政治风云的变幻、经济行情的涨落而左右和抹煞的。作家的良知是牵系着历史老人的脉搏，通向亿

万读者的心灵。

四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是在作品问世时由当代评论；而作品的艺术价值，却要随着时光的流逝接受历史的检验。鼓噪一时之物，反被历史无情地抛弃；白璧微瑕之作，却为千古知音所眷恋。

胡适和

2005年10月

人性的悲哀

代序

题记：这是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也是一封无法寄出的信。因为，写信人没有把信写完忽感心里不适，满头大汗，不久即憋闷而死。据说，这是心肌梗死。

为了让信里的那个“多情的女人”知道写信人已经逝世，死者家属便同意将此信公开发表，以示讣告。

—

“忘了？”你问。

你含着微笑地望着我，我却两眼迷惘地望着你。

公交车站的路牌被强劲的秋风吹的“呼呼”作响，我转过身子，躲过大风，又看了你一眼。这个女人是谁呀？

啊！你是……你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但是，你二十年前的身影却在我的眼前出现了。

我惊喜的说：“啊呀，好多年不见了，你好啊？”

你点点头，不好意思的说：“你还记得我？”

“记得，记得，怎么不记得呢！你们那一帮女同志……”

你听着，脸忽然红了，红成一片。我感到奇怪，你的脸怎么红成这样？

忽然，我同你的目光相撞，如同电光石火，一下子照亮了你密藏在自己心底的隐私。那是一部没有文字的“天书”，若隐若现，似有似无，只有意中人才能看得清，读得懂。可是，你的这部“天书”却让我看清了，读懂了，那上面很清晰地显示出我是你年轻时代的偶像、心中的幽灵。

你看我一脸疑惑的神态，便羞赧地说：“那时候，我就知道你才华，很有派……我一直没有忘记。”

我一听，却惊讶了。二十多年前，你还是个未婚的姑娘，就把我深藏在自己的心底，秘而不宣的直到今天才向我透露这个绝密。而我却始终蒙在鼓里，浑然不知！

准确地说，在这么长的岁月里，你是在苦苦地暗恋着我呀！

这时，我的心被震撼了。惭愧啊，惭愧！我只是一介书生，有何德何才，让你这个多情的女人如此厚爱？

分手后，我一时难以从愁态中醒来，居然傻呼呼地问我老伴：“她脸怎么红成那样？”

我老伴是个忠厚老实的人，她说：“我没有注意。”

后来，我曾经问过你：“那天，你怎么脸红了？”

你不好意思地一笑：“你观察得那么细！”

这次偶然邂逅，我的心再也不能安静了，总想见到你，想同你相聚、长谈。我愿意做你的密友、挚友，我也希望你能做我的红尘知音、忘年之友。

为了能找到你，我向熟人打听你的下落，又向话务台查询你的电话号。

电话拨通了，我的心在跳。

“喂，你找谁……啊，啊，你是……”对方传来你的声音，兴奋之情流

于言表：“找我有事吗？”

我既喜悦又恍惚，只得以谎言搪塞：“我想查个资料……”

你信以为真，满口答应：“可以，可以，你要查什么资料？”

我却含含糊糊，东扯西拉。你似乎也明白了，我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呀！

从此，这根电话热线经常从我这一头传出急切而企盼的声音，你那一头即及时地传来沉稳而动听的回音。而且，我们的对话都免去了对方姓名的称呼，却是亲切地直呼“你”“我”以代之。

渐渐地，我已经成为经常游荡于你心中的幽灵，你即是经常出现在我梦里的伊人。见面时，我们相敬如宾，不需要眉眼传情。分离后，各有心灵感应，也不必传递书信。我们相遇贵相知，坦荡又隐秘，钟情装糊涂，浪漫却正经，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的感情是亲密的，我们的心态是欢悦的。

啊！我们是生活在一种既神秘而又幸运的日子里！

也许，这就是年轻人所说的“爱情”吧？

不，这不是爱情，是一种缘份，是我们还有这么一段未了的忘年情。

于是，我们的忘年情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的在悄悄地进行。

这时候，我忽然意识到这种忘年情是我这一生中第二次焕发青春，是我晚年生命中最光辉灿烂的一页。我多么需要抒发一下自己的感情，向世人宣告自己所获得的幸福啊！

下半夜，我头脑清醒，思维活跃，一口气就撰写了三首情诗，《邂逅》《思念》《隐私》。

情诗在晚报上发表后，你见了赞不绝口：“文笔好！文笔好！是真情实感呀！”

几位著名诗人看了都很关注。有位老友打电话问我：“你是不写诗的人，怎么诗兴大发，还写起情诗来了，写得这么好……”

我听罢，哈哈大笑：“怎么样？老夫聊发少年狂，抒发一下忘年情而已，不比你们诗人的感情逊色吧？”

他也笑，还一再追问：“诗中那个多情的女人是谁？”

我说：“对不起，这是我的隐私，无可奉告。”

他说：“你这个谜，我一定要给你解开。”

我说：“不可能。这是我特意留给人世间的一个谜，让后人去研究我这个作家，专写女人，弘扬爱情，崇尚人性，到底有没有情人？”

另一位著名诗人也打电话对我说：“我最欣赏你那第二首诗《思念》。”

思 念

想见你 / 又怕见你 / 不如不见你 / 偏偏又见着你 / 想说话 /
又怕说话 / 不如不说话 / 偏偏无话找话 / 你脸红 / 我尴尬 / 不如快
分开 / 偏偏难舍难分 / 相见难 / 相聚更难 / 不如梦中相会 / 偏偏
天寒夜长难入眠 / 白天见面难 / 梦中相会更难 / 人说，失眠与失业
是亲兄弟 / 我说，思念与饥饿是双胞胎。

你曾经问过我，是不是把我们的事情告诉老伴了。我说，没有。

我老伴对于我写情诗并不介意。因为，她懂得夫妻之间要心地宽，
不要狭隘。她也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这个人的感情很丰富，容易受感
动。平时看电视，我听到动人的歌曲都会流泪的。

一次叙谈中，你提出要到我家看看。我告诉老伴，她表示欢迎。

我的新居是在市郊的一个有名的花园住宅区内，我把它取名为“隐
庐”，是为了远离闹市，要超凡脱俗、修身养性、离休养老而购买的房子，
但没有想到，刚搬进这个世外桃源，却巧遇到了你这位“红颜知己”，使
我一向平静的心境又开始浮躁起来。而且，一落千丈又跌入纷纭繁杂的
红尘里。

傍晚，我老伴热情地接待了你。我们引导你参观我的书房，以及我
和老伴各自的卧室。

房屋较大，装修简单，典雅大方。客厅里没有俗气的摆设，也没有豪

华的彩电，却挂着几幅名人的字画。在幽幽的灯光照耀下，客厅里一片温馨，呈现出一派书香文化。

你翻阅了我家的影集，看了我父母生前的照片，还有我家的兄弟姐妹、子孙后代，以及我这一生在各年龄段的照片。有我学生时代的影子，有我进军西南的肖像，还有我在朝鲜战场上的战斗形象，以及我到祖国各地旅游的风光照片。

通过这些老照片，你能了解到我这一生的经历。而且，我每张像片都照得好，笑容可掬，颇为潇洒。有位摄影家说过我“很会照相”。他还特地为我照了一张“明星像”，真是光彩照人，风度翩翩，那是很成熟的一个男人的肖像。

有一次，我把这张照片送给你，你笑眯着眼，目光久凝，爱不释手。

看完这些照片，你说我：“你长得很像你母亲”。接着，你又感慨地说：“你家是个书香门第呀！”

天黑了，我要送你回家。你说不必了，你丈夫会在自家门口等你。

我不放心，还是送你回家。

到了你家门口，我看见有一个男人站在那里，你向我介绍说：“这就是……”

黑夜里，我看不清你丈夫的模样，但能感觉到他很年轻。我与他握一下手，幽默地说了一句：“我把她交给你啦。”

说完，我就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匆匆忙忙地消失在黑夜里。

回到家，我躺在自己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我回忆着我们相处的日子，我们所谈过的话题。你常对我说，你的工作很忙，家务事多，女儿大学毕业还没有就业，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找我，请我谅解。

我觉得你很稳重，很聪明，考虑问题很周到。也许是由于这些原因，你从来没有对我叙说过一句亲热的情话，也从来没有向我表示过一次亲昵的动作，更没有给我写过情书。我几次向你要照片，你都婉言谢绝了。每逢节假日，你都做出周密的安排，回避了我的邀请。我们的忘年情就是如此淡如水而又浓如血啊！

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但是，近在咫尺，却如隔重洋。

平时，我不能给你家里挂电话，也不能往你单位挂电话，除非你一个人在家……这时，我忽然想起今晚上你的丈夫不在家，只有你一个人在家。于是，我抓起床头的电话按了几下你手机的号码。

啊，通了，耳机里传出很熟悉的声音：“还没有睡？”

“你也没睡？”我兴奋，没话找话。

你说：“睡不着。”

“想什么呢？”我问。

你说：“我想，我同你的差别太大了。你的出身、你的经历都很好，功成名就，事业有成，经济优越，家庭不累，儿女已成家自立，老伴又勤俭贤慧，我比你……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如果，……一旦传出去……我心里有点害怕……”

“不会的，不会有人知道的……”

“不管怎么说，我的顾虑比你多，你是个离休干部，是世外桃源的老人。我却是在职干部，退休还早哩。”

是的，我是个无牵无挂、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三无”老人。

我又问：“你哪一年退休？我是属马的，你属什么？”

“我也属马，比你小两个属相。”

我笑了：“呵！两匹马。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带来麻烦，我这匹老马不会欺侮你这匹小马的。”

你也笑了：“你老伴多好！待人实在，要是我和她处，会比你跟她处得更好，你信不？”

我说：“我信。她不仅过日子仔细，对我照顾也很周到。我这一辈子能成为作家，是与她操持家务、培育孩子的功劳分不开的。”

你又赞叹地说：“她是个贤妻良母啊！”

我说：“是的，我们的关系一直不错，只是人老了，老夫老妻相处，总感到太寂寞、太孤独！”

你笑了，不再说话了。

忽然，我发觉你这是在有意识地绕着弯子让我钻进你的“圈套”里。

是的，我和妻子已是古稀之人了。我们风雨同舟，朝夕相伴，能活至今天实属不易呀！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才能活下去：一是温饱生存；二是为亲人而活，这是任何人都离不开的，即使是独身主义者，终身不娶不嫁，但也离不开母子之情，父女之情；三是延长生命，这是任何人都企盼的。然而，生命的长短却是在取得温饱生存的条件下的一种愿望。如果，这三个条件都具备了，人的生命才能善始善终。所以，人能活到 70 岁实在不容易呀！难怪古人称之为“古稀之人”！

一根无形的电话热线，就这样联接着两个床头的话机，让我们尽情地通话到深夜。这时，我想起了一首歌词：“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

啊！那皎洁的月光，神秘的氛围，娓娓的细语，浓郁的情意，这是我同你相处的过程中最浪漫、最幸福的一次“谈情说爱”。

不！我们的忘年情是绝对不同于年轻人的爱情的。年轻人恋爱是甜言蜜语、缠绵悱恻、卿卿我我、没完没了。而我们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都有各自的家庭，在家庭里要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要为人夫、为人妻、为人父、为人母呀！

我们的顾虑很多，但是，我们并不想伤害对方的亲人，更不会破坏对方的家庭。我们相处只是一种精神寄托，互相慰藉，消除寂寞，排解孤独，唤醒沉睡已久的第二次青春，增强晚年生命的活力！

有时，我也感到奇怪，你是机关的中层干部，素质很好，政治成熟，怎么会陷于我这个离休老人的情网里呢？而我是个作家，许多性格各异的漂亮女人都是在我的笔下成活，诌诌如生，楚楚动人。而且，我在生活中对待女人一向很理性，也很谨慎，甚至在风流女人的诱惑下仍然不失君子风度。可是到了晚年，为什么在你的面前却流露出这种儿女情长呢？

过去，我曾经对你说过：“我同你相处，我会多活 20 年。”

现在，我们分手时又对你说：“我同你分手，我将少活 10 年。”

你听了，很凄然，无言以对。

许久，我实在忍不住了，便脱口而出的说了一句：“我喜欢你！”

这是我们相处时，我对你感情流露的最亲热的一句话。

你听了，你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很深情地望了我一眼，默许我对你感情的表白。

唉！也许这就是我们的缘份吧，我们总算在人生旅途中弥补上这一段未了之情！

记得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么一段话：“普天之下，异性相吸，乃天经地义之自然规律也。不论是人或动物，异性相处，即会撞击出爱情火花。而人和动物不同之处，即人有人性，动物有野性……人性则具有理性（法治观念和道德观念），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不做自己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情。”

也许我同你都是属马的原因吧，都有一种喜欢在原野上奔跑撒欢的本能，都希望像脱缰的野马在草原上过着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但是，我们毕竟不是野马，而是两匹经过主人长期训练有素的战马。也许，我们的悲哀就在这里。

无可奈何，我和你不得不克制住自己，关闭感情的闸门，眼看着由我们心血浇灌而成长起来的这株含苞待放的情人之花枯萎而死！

悲哀呀，悲哀！实在悲哀！

老天爷啊，我们的忘年情是纯洁的、高尚的。我们并没有伤害对方的亲人，也没有破坏对方的家庭，更没有做出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啊！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狠心亲手毁掉这株人性之花呢？这是人生的悲剧呀！

唉！就因为我们是人，是有人性的高级动物。所以，我们才有这种人性的悲哀！

二

黎明，当第一缕曙光透过窗帘的时候，中央广播电台开始广播音

乐、歌曲，我躺在床上静静地聆听，任凭自己的思想随着那轻歌曼舞的音乐和那抒情感人的歌曲浮想联翩。

这是我一天中最轻松、最愉快的时候。然后，我带着这种好心情起床，开始一天新的生活！

早晨，我和老伴需要乘公交车进市里办事，但我不愿过地下隧道，便牵起老伴的手一起横过公路。这正是上班的时候，南来北往的汽车很多，车开得极快。公交车站有一堆人在等车，人们看见我领着老伴过快速公路，无不为我耽心。我却很坦然而又很敏捷地往前走。

忽然，我的视线里看见你也站在人堆里等车，我急忙举起左手示意，我看见你了。可是，你不但没有反应，反而离开人群，转过身去了。

我想，你这时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很不是滋味。你不愿见到我，更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见到我，却又偏偏见到我，而且，又不便迎上前来接应，所以，你才转过身去，装着没有看见，以免相见时尴尬。

事后，我给你拨通了手机，你知道是我，便用那种沉稳地语气说话，不急不躁，不冷不热：“喂，说吧，我听着呢。”

我说明情况以后，你只轻轻一笑。你说：“你多虑了。我已经看见你举起手了，只是不愿干扰你们才背过身去。”

挂了电话，我心里明白了，这段时间我们虽然“分手”了，但是，我们的心却没有分开，仍然是藕断丝连，还在相互思念着，牵挂着。

我又开始把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情诗，剪下来寄给你。但是，我很少给你挂手机。因为，你很尊重我，不伤害我的感情。我也要尊重你，以免给你带来麻烦。

又过了一些日子，我需要到市广播电台去办事，正巧又在公交车站上遇见你。我感到意外和惊喜，你也是笑吟吟地望着我。这时，驰来一辆公交车，我还没有看清是几路车，就跟你上了车。

上车后，遇到一个空座，你让我坐，我却让你坐。你几次谦让，我却几次将你按在座位上。你不知道，我们平时难得见一次面，今天见了面，我的心情是多么地高兴啊！

我对你说：“这是缘份啊，我们又遇上了。”

你只微笑，不吱声。但看得出来，你的心情也是很愉快的。

到我该下车的时候了，我正犹豫是下还是不下？你却说话了：“别下车，到下一站再下。”

到下一站，我们一同下车，你又说：“你到电台，可以从前边拐过去。”

啊，对了，我还可以再陪你走一段路。于是，我们一边随意地谈着，一边并肩地走着。

我们总有那么多谈不完的事，也很愿意听对方的倾诉。这种情侣散步的感觉真好！

我说：“我们见面的机会太少了，有时见面又难免会遇到熟人。若是写信给你吧，次数多了就怕引起人们对你的猜疑；若是打电话给你吧，往你家里不能打，往你单位更不能打，只有在中午这点休息时间，给你手机打电话才是我们热线联络的时候。”

你听了，颇感为难：“我也没有办法，也许我们是在做着一一种不该做的事情。”

我说：“不，为什么我们不能大大方方地经常见面呢？”

你叹口气说：“唉！人言可畏呀！”

该分手了，不能再一起走了，我们只得依依分手。

这次相遇，我在高兴之余还到花卉市场去买了几盆花。我对那些姹紫嫣红的绚丽的鲜花并不喜欢，而是喜欢那些观叶的花卉，比如长得有两、三米高的大叶子滴水观音，还有长得像大蒲扇似的龟背竹……这些花卉不艳丽、不争春、叶片大、色碧绿，一年四季都能观赏。

市广播电台广播了我写的散文，是介绍我家乡一州六邑自古以来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约3万字，广播25分钟。这么长的配乐广播，在电台文艺广播的节目中也是少有的。广播后，听众反应热烈，纷纷给电台打电话询问作者的情况。

你听广播后，也很高兴地对我说：“原来你是那个山清水秀名人辈出的地方的人啊！”

我说：“那个地方人杰地灵，可我却却是凡夫俗子啊！”

你笑了：“等空闲时，我看看你写的书。”

我把自己所写的几部书都赠送给你，并在扉页上签名盖章，请你“雅正”。其中有两部书题材特殊，很有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是全国唯一的真实的从一个侧面反映朝鲜战争是残酷的、壮烈的，但又是神奇的、美丽的。

自从遇到你，我就放弃了那种修身养性、离休养老的念头。我不愿像其他离退休老人那样以麻将度日、以跳舞为生、以儿孙绕膝为乐，以虚度光阴而颐养天年。我认为，那是“混吃等死”，不符合我的人生观。我的身体还好，精力充沛，头脑清醒，思维活跃。我的晚年生活应该有所作为，有所创作，尽量做自己还能做的事业。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我除了看报，思考问题，撰写文章，还是无法排除对你的思念和牵挂。尤其是在下半夜，夜深人静，我从梦中醒来，你那含蓄微笑的面容就在我脑海里浮现。

我很想知道你的生活，你的性格，你的一切。

我还想让你知道我的生活，我的性格，我的一切。

思念中，我又不知不觉地吟咏了一首诗，题为《为什么》，现抄录给你：

1

端庄、质朴、倩丽是你的外表 / 真诚、稳重、善良是你的人品 / 我赞美过很多漂亮的女人 / 女人也欣赏我潇洒的魅力 / 为什么，为什么 / 我们相逢却如此钟情？钟情？

2

我品味过人生的七情六欲 / 我经历过世间的悲欢离合 / 我远离世俗要修身养性时 / 却遇见你这位多情的女人 / 你沉稳的言辞使我动心 / 你含蓄的微笑让我销魂 / 难道这是一种缘份 / 我们还有未了

的情 / 从此我忘不了你的倩影 / 我又跃落于滚滚的红尘 / 我思念，我牵挂，我需要见到你 / 我寂寞，我孤独，我要向你倾诉 / 啊，为什么，为什么 / 忘年情却是这样地折磨人！折磨人！

我们见面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太少了！哪儿是我们约会的地方？进酒吧？游公园？逛郊外？哪儿都有熟面孔，哪儿也不合适，我们是多么想见面啊，可是，我们既无时间（你需要上班），又无地点。唉！地球这么大，却没有我们可以约会坐一坐，叙一叙，谈一谈的地方！

现在，唯一可以萦系我们感情的只有那无形的手机电话线。不论有事无事，我都想给你打手机，我就像个落水的孩子，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就拼命地要往上攀缘，只有把头露出水面听到你的声音，才算是得救了！得救了！

一天，我忽然感觉到嘴角不由自主地往下淌口水，这是一种什么症状？我急忙到医院去看病。

医生说：“你做磁共振检查一下吧？”

我一听，说：“做磁共振？那多贵，有这个必要吗？”

旁边有个同志认识我，便说：“贵什么？解放战争没有把你打死，朝鲜战争你又活了下来，反右派没有抓着你，文化大革命你又没有事，你能活下来就不容易呀……”

我一听，笑了：“是，我这条命是捡来的。”

医生说：“你是离休干部，国家要对你的健康负责。”

我开玩笑地说：“是的，离休干部死一个少一个，而退休干部却是死一个又上来一批。今后的离休干部是越来越少了。”

做了磁共振，医生又说：“你还是住院稳定一段时间吧。”

我一想，这里的病房清静，舒适，如果我同你能在病房里约会，也总算是有个地方了。

住进医院，除了老伴，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以免熟人都来探病落入俗套。安定以后，我就打手机告诉你，你感到惊讶，急问是什么病，并说下班后即来看我。